



陳千惠

清華大學通識教育中心兼任講師，自93學年度起開授「媒體與社會」、「媒體與寫作」等課程。1993年取得清大歷史研究所碩士。採訪寫作生涯18年，科學園區等科技線上記者多年，作品散見聯合報、讀者文摘、親子天下、園區生活及網站。《新竹市志續修》撰稿人，清華大學百年校史《話說清華》撰稿人。

給清大師生們關於通識的一句話：

「不會就學，不懂就問。」

「埋怨和驚嘆所花的力氣一樣，產生的結果卻大不相同；學習驚嘆而不要埋怨，是我得到最珍貴的教訓。」



千江有水千江月

前些日子翻到一張舊書籤，看著上頭的題字「千江有水千江月，惠我良多惠清華」，突然掉進時光隧道，沒有想到人生的因緣如此奇妙，十多年前跑新聞認識了當時的清華大學校長劉炯朗，文理兼備的劉校長擅長作對子，尤其是會將人名嵌入句中，他信手拈來做了這句詩送給我，當時的我絕想不到有朝一日會到清華教書。

在清華教書也只是在通識中心一週三堂課的兼任講師，可是我卻是樂此不疲。平日我以採訪寫稿為業，教書算是「副業兼志業」，但為了這一門課，花費的精神和時間是遠超過實質的收入，我想，一方面是清華給我的榮譽感，另一方面則是師生的教學相長和互動，讓我深感教書是件值得投入的事。

由於過去所從事的跟媒體、寫作相關，我所開設的課程也不離本行，特別是我認為「新聞寫作」一定要跟實務結合，因此在課程的安排上，除了理論的書本閱讀之外，又加上實地採訪寫作、專家演講、讀書報告等，課堂中也要求同學儘量發問、討論，並由同學輪流上台報告，我希望同學在這門課不但學到「知識」，更學到如何執行，尤其是團隊合作的經驗，絕不可少。

我感謝清華給我這樣的機會完成我當老師的志願，由於對學校行政資源的陌生，因此通識中心工作人員的配合就顯得非常重要，雅珍、郁秀、郭姐親切負責，總是儘其所能的給予兼任老師便利；中心主任楊叔卿教授體貼老師的鐘點微薄，爭取餐點和交通補助；遇到問題請教傳媒學程許有真教授，她總是不吝指點。這些點點滴滴累積出來的「好感」，也是讓我一年又一年回來學校教課的動力。

感謝多年來學生給我的回饋，像我這樣一位一週只來三小時的兼任講師，學生有問題會跟我請教，除了課業和相關專業的問題之外，還有因女友劈腿想自殺、同性戀造成父母不諒解等等，這些超乎我的想像之外的「際遇」，雖然讓我花許多課外時間去處理，也讓我感受到他們對我的信任；有的學生課程修完了還會寄卡片問候、就業賺錢請我吃飯……有人說清華的學生比較冷漠、師生關係疏離，我相信這的確是一個蠻普遍的現象，但清華的學生也有可愛熱情的一面。

教學的路上並不是一路順遂，有時也會砸到石頭。剛教書的時候，學生口頭報告講得不好我就直接指出來，結果學生在教學意見調查上說我沒有教如何做口頭報告（我以為這是大學生基本能力，但後來發現不

然）；也有學生在收到成績之後，告訴我他覺得我給的分數不夠……這些現象讓我嘆息，挫折忍耐力低但「自我感覺良好」的新人類，的確讓我大開眼界，也讓我了解台灣的教育的確有所缺乏，不過，這也促使我去反省，思考如何為學生「打預防針」。

許多我請來的專業人士都有在其它大學演講的經驗，他們告訴我清華的學子很認真很優秀，上通識課不會吃雞腿又不會打瞌睡，不像別校有主辦的老師還會請他多諒解學生上一堂考試辛勞，睡著了不要叫起床；中心的郭姐也常誇獎我的學生有禮貌又負責任，讓我臉上很有光，我想我大概上輩子有燒香。

我猜，劉校長那副對子可能是「福」咒，不然怎麼就應了我在清華的事實呢？這一路行來雖然稱不上「萬里無雲萬里晴」，卻絕對是「干江有水干江月」，月亮雖只有一個，但映在干江水上，卻有千般個，這就是當老師最大的樂趣吧？